毛鄭異同考

毛鄭異同考卷之六

歙程　晉芳　學

小雅谷風之什

谷風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傳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

箋山巔之學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

案此訓為盛夏未見其然劉氏敞曰習習之風生草木也崔嵬之山養草木也然而不能使草長不死不能使木長不萎者天地之功有所不足也奈何忘我

大德思我小怨乎似較勝前人

蓼莪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傳缾小而罍大罄盡也

箋缾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為罍恥者刺王不能富分貧衆恤寡

案箋意恐未是傳意而傳本不明朱子曰言缾資于罍而罍資缾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缾罄矣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此勝舊說矣

出入腹我

傳腹厚也

箋腹懷抱也

正義腹厚釋詁文腹我謂置之于腹故謂懷抱以父母厚已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
案此當以箋為定論

昊天罔極

箋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罔極

案箋亦可存宋人云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似更勝毛公無傳不知于意云何

大東

小東大東

箋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于東大亦于東

案此句毛亦無傳宋人謂是東方大小之國似勝箋

無浸穫薪

傳穫乂也

箋穫落木名也旣伐而折之以為薪不欲使沈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

正義鄭唯穫為木名尚雖為庶幾又尚可載以對亦可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直文比事於義為通故不從毛

案木無自落之理艾刈之始為薪毛義為勝

尚可載也

傳載〻乎意也

箋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為家用

案此人箋義為長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傳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

箋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案箋所以與傳異者以上東人之子二句與下西人之子二句苦樂相反則此舟人亦宜與下私人相反也不知古人行文未嘗拘定傳義質而可存賴濱曰舟人水居而服熊羆之裘所服非其所有也私人無禄于王室而試百官所事非其所職也雖新尚不及毛義故朱子從毛

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傳捄畢貌畢所以掩兎也何嘗見其可用乎

箋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于行列

而已

正義特牲饋食礼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云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以所助載鼎實也抑先祭器之畢與象畢星為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色畢之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于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為長

案傳箋義異而可並存宋人多用毛說蓋以其簡質也疏取孫氏說右箋非也

載翕其舌

傳翕合也

箋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

正義言合者以天星象也此獨為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也　鄭以為箕星踵狹而舌廣而言合于天文不便故言翕狁引也引其舌者謂上星近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為踵因引之使相遠而為舌也案翕者吸也箕星末一星特縮上如吸然鄭義近之毛說稍遠

四月

六月徂暑

傳徂往也六月太星中暑盛而往矣

箋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為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

案此傳義足矣箋贅而煩

爰其適歸

傳適之也

箋今政乱國將有憂病者矣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爲乱

案此箋與傳畧同而均未合也此適歸即爰其適從之義宋人解自可從不必泥乎毛鄭

滔〻江漢南國之紀

傳滔〻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

箋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衆川使不壅滯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

案此箋義爲長但吳楚之君以下仍未確也

潛逃于淵

傳大魚能逃處淵

箋言鵰鳶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鵰鳶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耳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

案此亦箋為定義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北山

箋言我也登山而來杞亦可食之物喻已行役不得其事

案此無傳者不煩釋也箋則稍贅此杞為枸杞辨見詩緝杞菜之葉何不可食之有

或王事鞅掌

傳鞅掌失容也

箋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

正義傳以鞅掌爲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爲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爲鞅掌其言出于此傳也故鄭以鞅掌爲事煩之寔故言鞅猶荷也鞅讀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異耳

案此孔疏以鞅掌爲煩勞得之傳云失容未知果是煩勞否要當從仲叔說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

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

箋將猶扶進也

案箋義簡明可從

小明

日月方除

傳除陳生新

箋四月為除〻

正義上云二月初吉為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奧傳曰煖即春溫亦謂二月

四月謂除釋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〻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然

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寔同也
案鄭雖據爾雅究不及毛義之允當

介爾景福

傳介景皆大也

箋介助也

案此當從毛義

鼓鍾

鼓鍾將將

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

箋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于淮水上之作先王之樂失礼尤甚

正義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為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〻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于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

案此樂為淫為正于詩本文未之見二說姑存可耳

憂心且妯

傳妯動也

箋妯之言悼也

正義以類上傷悲故為悼也

案此二字義皆未知何本訓雖異姑並存以俟考

其德不猶

傳猶若也
箋猶當作瘉〻病也
案鄭于此篇解同斯于究之傳箋義雖異而未安也
穎濱曰不猶不若也不若幽王也最合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傳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
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
曰禁以為籥舞若是為和而不僭矣
箋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
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〻王也籥舞文樂也
正義傳言為雅為南者明以為此舞以籥屬下句故
別言之云以為籥舞明其上皆為矣若是和者若如

也謂此三舞與上琴瑟笙籥節奏齊同如是乃為和
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箋周樂尚武故
謂萬舞為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韻句
以上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
盡取其樂器唯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大王者德
廣能所及故舞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
夷狄礼何以為均中國也即為夷礼恐夷人不宜隨
中國礼也四夷之樂雖為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
唯舞也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
夷蠻之樂于大廟言廣魯于天下也是廣所及也魯
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旄人云舞四夷之樂故
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　以干

感而言萬者舉本用兵人象之大數為舞以象之故
言萬舞也萬即武舞故曰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
皆旅衆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乞匠

乙

戚而言萬者舉本用兵人衆之大數為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即武舞故曰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以對籥為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衆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異少異毛者以不僭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為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注云言其齊一是為不僭也

案此亦當從宋人解雅二雅南二南舊解姑存可耳

是決

或肆或將

傳肆陳將齊也

箋有肆其骨體于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案此箋勝傳

先祖是皇

傳皇大也

箋皇暀也先祖以孝子祀礼甚明之故精氣暀〻之

釋文暀于況反

正義箋易傳以皇為暀者以論祭事宜為歸暀孫毓云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礼曰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養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安來為義箋說為長

案此及信南山泮水箋皆作暀泮水訓暀作往與此及信南山小異然皆不及傳之簡明故宋以降多從傳

或燔或炙

傳燔取膟膋炙〻肉也

箋燔〻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為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

正義燔取膟膋王肅云取膟膋燔燎報陽也按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執鸞刀以封之取膟膋注云膟膋血與腸間脂也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礼器曰君親制祭注云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也如此則當朝事之時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是燔膟膋也既以燔為膟膋故以炙為炙肉爲傳以炙為炙肉則是存俎非從獻也從獻之俎炙用肝鄭以上或肆為陳其骨體于俎則此非尸賓

常俎故為從獻之俎既以為從獻之俎明燔炙是從獻之物故為燔肉炙肝也言從獻者既獻酒即以此燔肉從之而置之在俎也于此言之者以其為之于爨故就爨文言之以其俎之常者隨體所值此特言孔碩故云必取肉也肝也肥而碩美者也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寔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從同則彼肝與此炙同故云炙肝炙也炙既用肝明燔用肉矣故行葦箋亦𤐫燔用肉炙用肝也特牲先言肝此後言炙者使文耳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從獻之文也然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生民傳曰傅火曰燔𠁼

葉傳曰加大曰燔對遥炙者為近大故云傳大加之燔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故量人注云燔從干獻酒之肉特牲云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亦炙為臠而貫之以炙于大如今炙肉矣故量人制其數量注云數多少長短若非臠而炙之何有多少長短之數量乎故知燔亦臠而貫炙之易傳者以燔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為之此文承為俎之下言執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膟膋燎之于爐此燔炙為之于爨礼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以此知非報陽燎荐之事故易之也

案此條據特牲礼則鄭視毛為優宋人多取鄭義惟為俎礼碩呂謂是荐熟此或燔或炙則從獻也陳長

發曰為俎孔碩鄭解為從獻之俎東萊非之以為是
薦熟之俎因燔肉炙肝不可言孔碩也嘫鄭以碩為
肥碩亦通案俎之為用多端有薦腥之俎薦爓之俎
又有肵（其靳二音）俎所以載心舌而燔炙皆從獻之物故
名从獻之俎鄭解肆將為肆骨體而進之則薦孰之
俎已具上章此章之俎謂之从獻與燔炙合為一事
亦有理也則鄭並不誤矣

為豆孔庶

傳豆謂內羞庶羞也

箋庶胗也祭祀之礼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

胗美也者

釋文內羞房中之羞胗字又作㐱

正義豆內羞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一故為兼二羞也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有二羞之事也

庶眵也釋言文舍人曰庶衆也眵多也孫炎曰庶豐多也云眵然則豐眵亦肥多之義爾雅既有此釋且以為俎孔碩類之宜為肉甚肥眵故易傳也

案此庶字訓衆為最確即論語庶矣哉之庶也

既齊既稷既匡既勑

傳稷疾勑固也

箋齊減取也稷之言即也

釋文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

分之齊也

正義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

傳意或然　齊與資古今字異資訓取齊為減取非

訓齊為減取也以上言餕之意此言餕之事參之以

特牲少牢而事有似故說為嘏之礼也其不同者天

子與大夫尊卑既殊故礼數有異耳少牢禮曰二佐

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〻執以

命祝〻卒命祝〻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

既稱嘏辞主人坐奠爵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

寔於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

主人嘗之納諸内是大夫受嘏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摶黍授祝〻授尸〻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寔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荅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是士受嘏之禮二禮皆取黍而已特牲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也又云變黍直言嗇者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嗇此言徧取黍稷牢肉魚者以脊者是減取諸物故知徧減取也知祝取之者嘏禮祝所主又特牲言佐食摶黍授祝〻授尸準此故爲祝也知擩于醢者以醢亦宜在徧取之中而少牢禮云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有擩醢之事此既徧取以嘏天子天子嘗嘗之故知擩于醢以授尸也既以授尸故孝子前就几受

之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言既即是孝子自就
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言天子使宰夫受之
以筐者以少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少牢
皆受以籩此經云既筐故知受之以筐也以少牢主
人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即宰夫受之不至于出故
言天子使宰夫以為別異之文也定本注天子宰又
受之無使夫兩字祝則擇嘏辭以勅之少牢嘏辭云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
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百年勿替引之是亦大
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
時億是其辭之畧以少牢嘏辭準之知天子嘏辭必
多于是彼先設嘏辭乃嘏以黍此先以嘏予之乃釋

辭者亦天子之礼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徂賚孝孫是嘏之事也永錫爾極是嘏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嘏之礼耳不得有執事于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疾固慎文無所主故易之以為受嘏之禮案此條子雍之說可從鄭以匡為筐似亦宜從毛作匡正解康成通三礼故釋詩多有典據然虛寔之義各從乎時故愚未敢盡從

皇尸載起

傳皇大也

箋皇君也尸稱君尊之也

按二義雖異而皆可存

信南山

維禹甸之

傳甸治也

箋乎信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

釋文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

正義甸之為字既訓為治音又為乘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為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又音為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灾使成平田定貢賦于天子是亦以治為義也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為甸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云掌令丘乘之政令注云丘乘四丘為甸〻讀與維禹敶之〻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郊特牲云丘乘共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于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為義

也知六十四井為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如數計之邱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諦之則邑方一里邱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為甸之意以其居一誠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為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為成即云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其在中傍一里以治洫故彼注云方十里為成〻中容一甸〻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是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為通〻十為成〻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為邱有戎馬一匹

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〻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偽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卒唯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衆一旅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為丘甸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于周法

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為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此卽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為禹亦卽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臯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于川同也是則卽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卽甸之也故鄭以為禹治而卽甸之業此二義亦可並存而毛義簡明不可以鄭之典雅而軒鄭輊毛也

甫田

倬彼甫田

傳甫田謂天下田也

箋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

釋文一本甫之言夫也又一本甫之言大也

正義齊甫田傳曰甫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于夫井不限之于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收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

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豈此皆申述毛說也　以此章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而有古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為官之稅法而言十千為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可言大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之言大夫也穀梁傳曰夫猶傅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注亦云甫丈夫之美稱甫或作父是為丈夫也易曰師貞丈人言言以礼法長于人可倚仗也是夫者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通天下男子之辭喪服曰大夫婦人是也

案甫田宜從齊詩毛傳此文毛公自為變異不及齊傳之妥

歲取十千

傳十千言多也

箋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成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

正義歲取十千于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者司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是九夫為井也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亦司馬法文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畝故知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故知通稅千畝成稅萬畝也又解不言萬畝而稱十千意欲見其

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明從井稅一夫為百畝千是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言萬畝也鄭以為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為田畝者以十千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故知田畝非釜斛也又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畝一鍾明時和而收多故稅輕而用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鑿涇水為渠並于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溉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彼瀉鹵之地灌溉之功畝收一鍾明太平陰陽和風雨時上地畝亦收一鍾也

案此鄭義為核得疏尤明

攸介攸止

傳介舍也孔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于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為俊士之行

正義傳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也鄭雅令適南畝三句同其首尾皆異

陳氏啓源曰以介為廬舍字訓無本尤屬臆說不如王肅述毛以介為大正為定言治道所大功所止定蓋太平年豐治功所以美大而成定也生民傳亦云介大止定王義本此

以爾齊明

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

箋以潔齊豐盛

釋文齊本又作齋又作盛同音粢

正義經傳多齍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

案二義雖似異而大指畧同

攘其左右

箋攘讀當為饟饁〻饟饋也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攘其左右從行者

釋文攘如羊反鄭讀為饟式尚反王如字

正義此經毛不為傳但毛氏于經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来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敎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閫外之事文帝王乃

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為患不普玄說非
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閾惟王后
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
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
稼穡事者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之義皆同農人遂于其事婦子俱讓也

如茨如梁

傳茨積也

箋茨屋蓋也

正義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
蓋傳言茨積非訓茨為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
耳其意與箋同也

大田

俶載南畝

箋俶讀為熾載讀為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

釋文俶音尺叔反始也載事也鄭讀為熾菑熾音尺志反菑音緇栗昔列鄭注周礼云讀如裂繻之裂

正義傳不解俶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肅以俶為始載為事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于南畝

此及載芟良耜皆于耜之下言俶載南畝是俶載者用耜于地之事故知當為熾菑

案此以王肅述毛為正解

瞻彼洛矣

韎韐有奭

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

箋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

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

正義韎韐者衣服之名奭者赤貌傳解言奭之由以其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者按尔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曰韎韐即一入曰韎韐是縓也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是以他服謂之韍祭服則謂之韎韐以此韎韐代他服之韠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亦犹大夫以上之言韍也若然玉藻云一命緼韍黝行注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韍矣言韎

韐者彼注云子男大夫一命則一命緼韍以子男大
夫為文故言韍耳其士寔士正名韎韐士冠礼爵弁
服韎韐不言韍是也　傳言韎韐茅蒐染故解之云
茅蒐韎韐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韎韐故名
此衣為韎韐也士冠礼注云韎韐者緼韍而黝珩合
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韎韐
又駮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字
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是古人謂蒨為茅蒐讀茅蒐
其聲為韎韐故云茅蒐韎韐聲也又解代韠之意士
朝服謂之韠祭服謂之韎韐駮異義云有韎韐無韠
有韠無韎韐是韎韐必代韠也其礼合韋為之此韎
韐是蔽膝之衣耳士冠礼陳服于房中云爵弁服纁

裳紂衣緇帶韎韐是韎韐配爵弁服也彼注云爵弁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也紂衣絲衣朝服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引之以衣在裳上故先云紂衣耳

陳氏啓源曰韐本作袷左从巿音弗其其或體乃韍與韐皆祭服而異制矣大夫以上服韍士無韍而有韐制如楹鈙四角其色韎䩫說謂之韎韐其非祭則通服韠然則韠者士及大夫以上所同韎韐者士所獨也以配爵弁見于士冠禮故韎韐有奭鄭訓為諸侯世子未爵命之服王氏據周礼兵事韋弁服及左傳韎韋附注之文而改訓為戎服恐不然案周礼司服凡兵

事韋弁服鄭云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不言以韎韋為韠也左傳跗注或作不注不讀為幅注訓為屬謂幅有屬者杜氏訓為戎服若袴而屬于跗皆非韠也安得以衣弁用韎韋而韋合韎韐為一事哉又爵弁韋弁陳氏礼書疑為　物元無確據況爵色微黑而韎色淺姦兵事之韋弁必非韎韐所配之爵弁礼書臆度之見不足信也然則韎韐之傳惟士得嫥之豈槩為戎服之名哉

案此傳義已備茅蒐之聲亦影響詞耳

裳ㄷ者華

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傳言世祿也

箋我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

案此傳箋雖合不及朱子云言其車馬威儀之盛也

桑扈

交交桑扈

箋交交猶佼佼飛往來貌

正義黃鳥小宛傳曰交交小貌此云猶佼佼飛而往來者作者各有所取佼佼寔飛而往來之貌也此喻升降舉動故取往來為義

案此傳箋義皆可存

君子樂胥

傳胥皆也

箋胥有才知之名也

正義周礼每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為十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故智胥有才智之名易歸妹以須注亦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荅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為名是胥為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耳

棄箋甚與核雅得疏尤核但毛義終長無可勝宋人以胥為辞也究之太空不及毛之有意

鴛鴦

戢其左翼

傳言休息也

箋戢斂也鴛鴦休息于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合翼掩之自若無恐懼

案傳意已足箋文過深而亦可存

頍弁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

傳頍弁貌弁皮弁也

箋寔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為也礼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

案傳釋頍弁辞渾而下文亦以為刺幽王此當從乎學者以為兄弟親戚受燕于王之作傳箋均不可用

先集維霰

傳霰暴雪也

箋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之謂霰
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案此箋精細勝傳

車舝

景行〻止

傳景大也

箋景明也諸大夫以為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
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

正義傳云景大釋詁文箋必易之為明者以行須行
之故以為明見其明白可法明亦大也

賔之初筵

正義此經五章毛以上三章陳古燕射之礼次二章

言今王燕之失鄭以上三章陳古大射行祭之事次二章言今王祭末之燕俱以上三章陳古以駁今陳氏啓源曰此詩首三章毛以為燕鄭為以大射後儒說詩者或从毛或从鄭或首章从鄭次章从毛此崔集注之說呂記从之皆攷據礼文以為言獨朱傳則在不毛不鄭之間襍取大射燕射之礼源不知其何所折衷也其釋首章有不可解者六焉次章依鄭解以為言祭則此章是將祭而擇士宜為大射矣而集傳所引多燕射礼此不可解者一也大射〻皮侯燕射〻獸侯集傳引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士布侯乃獸侯也燕射之侯也將射繫左綱又鄉射礼而燕射如之者也邀樂之事亦燕射之同于鄉射者也則宜以此

章為燕䠶矣然首引大䠶宿縣之文此不可解者二也樂人宿縣大䠶之文也厥明將射遂樂于下鄉射之事也既礼文各異宜分别下語為鄉䠶矣乃仍蒙大䠶之文不顧後人指摘乎此不可解者三也劉瑾以為參約二礼之文夫參約之者必其文雖異其義原不相妨則可耳大䠶之不改縣孔疏論之甚明乃彊益遂樂文于大䠶下可乎此不可解者四也孔疏引燕䠶鄉䠶礼所以申毛意也引大䠶礼所以申鄭意也然諸侯大䠶無改縣之事故言天子宮縣階肯妨䠶伍須改縣以避之諸侯與臣行礼畧不備軒縣不足妨䠶不須改盖叙引此詩為刺幽王則所言當為天子之大䠶矣朱傳既不遵叙而以為衛武公悔過詩

則此章乃諸侯之大射也諸侯大躲不改縣礼文可攷也集傳顯與立異又不自明其故可乎此不可解者五也詩既為悔過而非刺王則所言皆諸侯礼矣集傳之釋大侯既歷陳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異後獨舉天子之侯著其制度物色而諸侯反不及焉此不可解者六也凡此六者上不能服先儒之心下無以塞後學之議不敢以說出于朱子而默不置辨也案武公為卿士在平王時非幽王時也小序似誤至此詩之作一以悔過一以刺時即出幽王亦未可知詳玩經文毛義不失不必曲從鄭也

左右秩秩

傳秩秩然肅然敬也

箋秩〻知也

正義箋依釋訓云秩〻智也傳言肅敬者以序刺媟慢由有智而能肅敬理亦通也

有壬有林

傳壬大林君也

箋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礼既陳于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

正義壬大林君釋詁文毛不解百礼之義載芟文與此同傳曰百礼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礼多非諸國之所獻百礼宜為所荐之酒食殽羞之百種也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寔祭之事則百礼既至不得為諸侯非百國之礼自外至也

然則有壬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礼有孝子之人君耳

案林當訓其會如林之林言其衆盛也朱子大盛之訓為長

錫爾純嘏

傳嘏大也

箋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

按此宜從箋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

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于賓〻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

箋仇讀曰㪺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

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

釋文仇毛音求匹也鄭讀為㪺音俱謂挹取酒

正義毛以此為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為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于室故謂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請于公卿辭云司射請于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于賓〻許諾者以詩之所陳畧舉大綱非如記注礼儀曲言節數此總陳賓主之黨不獨陳主與正賓二人也礼從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礼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取自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于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為耦也大射司射及三耦等皆云取弓矢于以此云主人

亦入于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為主射主為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次者大射注云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為之

朱氏鶴齡曰賓載手仇室人入又言賓黨射則手獻主黨入射又手獻賓主皆善射也毛于此章不言答鄭不言射蓋互有得失也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傳酒所以安體者也時中者也

箋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閒賓與兄弟交錯相醻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

正義言酒所以安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

老是由安體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祈汝爵慮其耦與已爵也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大射礼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是豐上之觶勝者所酌又言養是自勝者往養不勝者之辞故知以奏爾中敬令飲不中者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為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訖即行飲酒之礼以至于終無慶勝之事故也　康虛釋詁文時者謂時而存在乎意故云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云加爵之閒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爵

未虛也特牲礼加爵之前賔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賔是加爵之間賔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賔之下云卒爵者寘觶于篚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賔弟子及兄弟〻子各酌于其樽中庭北面舉觶于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献其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

案安體之訓自不可易朱子引崇坫康圭之以釋之雖典雅而古訓質直難勝時之一字以類濵時物之訓為長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

箋飲酒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

使督酒欲令皆醉也

案此當從傳益立監佐史本以正酒過彼醉者昏然不覺怠爲不藏不醉者在旁反覺其可恥也鄭說非也一說原立監佐使之意所以防人之不臧令反甘爲不臧而以不醉爲恥亦通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

箋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爲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于怠慢也正義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爲慝訓之爲惡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

案此箋不明文子諸家解亦未見分曉蔡仁錫曰式勿從謂戒不醉者勿用從醉者語蓋彼既昏亂不與之語是使之不至甚慢也似較勝前人

俾出童羖

傳羖羊不童也

箋使汝出無角之羖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羖羊之性牝牡有角

蔡氏德晉曰童羊無角羖羊有角童乃是羖〻乃是童醉言之顛倒背謬如是也羖爾雅以為夏羊之牝者說文以為夏羊之牡者康成以為羖羊之性牝牡有角則兼牝牡言之

案此亦 傳為長得蔡氏說尤明

小雅魚藻之什

采菽

紼纚維之

傳紼繂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

箋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

正義釋水云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孫炎曰繂夫索也李巡曰繂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緌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于樹木戾竹為大索然則紼訓為繂繂是夫紘縭訓為緌緌又為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紘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紼弗也與爾雅不同

案傳以王能維持諸侯箋以諸侯治民御之以礼法說皆通而傳尤勝

亦是戾矣

傳戾至也

箋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

案二義皆通宋人多用毛傳亦以其勝箋爾

角弓

如酌孔取

箋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為王有族食族燕之礼

案此傳無釋鄭意貼老人說非也蓋自上二句已悞釋矣顧瀆曰老馬必德其駒必孫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譬如小人而任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克也故告之曰譬如食者必以其宜為飽之節譬如酌者必以其空為取之節食而不以其腹之所宜止則病酌而不以其空之所容止則溢受爵而不以其量者亦猶是也此勝古訓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

傳猱猨屬塗泥附著也

箋毋禁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

正義傳言附著也是訓附為著故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　以猱之性善登木泥之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言必也以顧下小人與屬故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此章先言人心易教王不教之下意乃言其樂善故言毋為禁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辟以體之非禁王不聽教小人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為禁之而云毋乎是未得立言之意耳

蘇氏徹曰猱之升木不教而能矣塗之塗附不力而堅矣王族之屬王不强而親矣特患徹猶之不立無以來之耳

長樂劉氏曰小人之為不善皆為所自能不必教之

也令幽王又踈薄骨肉為不善于上以倡之是教猱升木也小人樂于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々附其塈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為上之道也

案此亦宋人解得之二說皆通而劉說尤勝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箋莫無也遺讀曰隨

釋文遺王申毛如字鄭讀曰隨婁王力住反數也徐云鄭音樓斂也尔雅云裒鳩樓聚也沈力俱反

正義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讀曰隨々從于人先人後已以相畀下之義也釋詁云婁斂聚也俱訓為聚則義得通故云婁斂也言用此者用此下

隨之行自居處收斂其驕慢之過為敬順謹恭也此

毛不二句為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又妻之為數乃常

訓也故別為毛說為

案鄭破遺為隨未之敢從蘇呂以遺為予朱子謂不

肯賜下而遺棄之嚴氏謂王莫肯以恩義及骨肉三

家之說當以嚴為定勝古訓也

菀柳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

傳蹈動暱近也

箋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

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己所以

不朝之意

釋文蹈音悼鄭作悼病也

正義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為動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為斥王矣暱近釋詁文毛于下章瘵爲病也言王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為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　以上言庶幾朝之下句言無自暱爲是其蹈為惡之狀故讀為悼言使人心中悼病若悼履則非惡之狀故易傳也

案此當從傳不必如箋改字朱子云蹈當作神則是遠矣

俾予靖之

傳靖治

箋靖謀

案靖字似以傳義為長

後予極焉

傳極至也

箋極誅也

正義靖治並釋詁文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爲則毛意以為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　靖謀俾使皆釋詁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謀政事王信讒反誅放我也以凶矜之文與此相類故易傳也

案如箋說則極近殛義雖云有本未之敢從而傳亦

失之太渾朱子曰極求之盡也似可從

都人士

行歸于周

傳周忠信也

箋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歸于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決傚之又疾今不然

案此條傳箋皆同可從東萊引陳氏之言以周爲鎬京似亦可存蔡仁錫姚震佐駁之云都人士則其人已在周矣安往而復行歸耶不知都人士竟無出京復歸時耶此不可泥也

臺笠緇撮

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

箋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

釋文臺如字尓雅作薹夫音符本亦作扶

正義臺草名可以為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之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固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爲以緇撮為一知臺笠不二矣　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島夷居下濕而常服之此臺草之名一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

案此宜從箋臺笠不必分解

綢直如髮

傳容直如髮也
箋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案此傳箋畧同箋能廣傳之義尤善宋賢自宋予始
疑為亦是言髮華谷益詳論之究不及古訓之質

謂之尹吉

傳尹正也
箋吉讀為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
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礼法
正義尹正釋言文王肅曰正而吉也　言謂之者是
指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是姓則吉亦姓也故
讀為姞美其人而謂之尹姞者以尹氏姞氏周室婚
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王

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同室為婚姻也韓奕云為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姑與周室為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旣世貴舊姓昏連于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礼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礼法者謂之尹姞也孫毓云尹氏姞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按篇義略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為難矣

案此條亦當從箋

垂帶而厲

傳厲帶之垂者

箋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為飾厲字

當作裂

釋文厲毛如字鄭當作裂音列

正義毛以言垂帶為句絶句之辞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為帶之垂者　以言如蠆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蠆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彼服虔以鞶為大帶也鄭意則不然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寔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不名之為裂鞶必垂裂以為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裂繻故言

屬字當作裂也
案此則孔傳為長
采綠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
傳興也
箋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于事
正義毛以婦人不當在外故以為興　綠若難得則不盈是常今言其不盈故為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以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
案此箋義為長故朱子于此亦云賦也

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傳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

箋婦人過于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

正義内則云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文不別尊卑則通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爲婦之思夫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使即怨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孔晁曰傳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為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 箋解婦人所以

怨曠之意由過時故也則此過時之言故不為日數也雖言以日為喻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礼又其喻懸而不惬故易傳云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過時所以為憂思也

采進御之説雖古而非經典正文君子所不道自以箋説為長

隰桑

遐不謂矣

箋遐遠謂勤

陳氏啓源曰詩中遐字集傳多訓為何宗表記鄭注也表記引隰桑遐不謂矣遐作瑕鄭曰瑕之言胡謂猶

告也此解明順故朱子用以釋此詩并及他詩遐二字然鄭先注記後箋詩箋詩時往〻改其舊說所見必有退不應徒執其舊解也呂記釋此以為欲進其忠告于君子此又用左傳杜注也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襄三十八年杜注云蓋欲子產之見規誨東萊之說本於此矣然玩詩語及鄭箋並無規誨意惟箋引末引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言能勿誨乎二語疏申其意請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藏之心不能忘其義畧同故引以為驗杜見忠誨與謂相近故有規誨之說不知鄭本訓謂為勤淺不以誨證謂也元凱雖左癖而疏于詩矣鄭引論語既貽誤于杜〻注左傳又貽誤于呂

千餘年未有能辨其故者源又謂孔疏申箋亦未得
箋意也鄭訓謂為勤勤與勞同義釋詁勞皆訓勤謂論語言
愛之則必勞來之孔安國論語注人有可愛則必勞來之鄭應用孔就詩言愛
之則必勤思之語意相符故鄭引之以證不謂非證
不忘也意在忘勞不在忠誨也
案此傳無文陳氏奐鄭箋雖曲為之解究之以謂為
勤不可訓也如以遐為遠作久遠不謂讀猶可耳其
他則從朱傳毛無釋者不煩釋也

白華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傳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

箋白華于野已漚名之為菅菅柔忍中用矣而便取

白茅收束之茅比于白華為脆興者喻王取于申〻后礼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襃姒襃姒為孽將至滅國

正義釋草云茅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比白華亦是茅菅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也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　箋以序言得襃姒而黜申后明以菅茅相比故以韌脆為喻以菅漚之明韌也茅不漚故脆也言取白茅收束之言收束以擬用非以束白華也茅雖比菅為脆其實茅亦不可用七月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是茅可以為索興者以善惡相比為喻耳

案傳義未明當以子雍解為正

俾我獨兮

箋王之遠外我不復荅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

案此傳無釋知亦不煩釋也箋老而無子句贅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

箋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為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乱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

正義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菅喻寵褒姒而黜申后故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為菅之茅使茅與白

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退以此喻為切故易傳也
案此傳勝箋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傳步行猶可也

箋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爾

正義舉足謂之步故為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為不可故也侯苞云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為毛說

案逸齋以天步為天運似可補漢唐之未備至犹訓

為國固無以易箋也之子指幽王為是

念彼碩人

箋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

正義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為之傳意當與鄭同

案讀詩記引邱氏曰碩人指幽王也此最合前此諸解皆非是毛公無傳只是不煩解耳知不與鄭同

瓠葉

有兎斯首

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兎白首者兎之小者也

正義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為此王肅述毛
云唯有一兎頭耳然按經有炮之燔之㓟有炙之則
非唯一兎首而已既能有兎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
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
首表兎唯有一兎即是不以微薄廢禮也鄭以斯首以
見兎小與毛為異斯為兎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
斯得為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潔
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為首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
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云
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為白頭也畜獸
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言有兎白首兎之小者明其
微薄也

釋文斯首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
案斯祇是虛義訓白非也

酌言獻之

箋每酌言〻者礼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礼立賔注為
酌名

正義四章皆云酌言〻我也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礼合當然不當每事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之言每酌言〻者以礼既不下及庶人而為之制庶人依準士礼立賔主為酌名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賔相亢為礼以行献酢之名也不于上章解之者以前直言嘗之無献酢之名此有献之故就而言焉然則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為賔作嘗亦行

礼故亦云酌言也礼不下庶人不御篇卷耳其庶人執鶩庶人見國君走亦往〻見于礼爲

業此亦與芣苢之溥言同直是虛文非有寔義箋疏典雅究屬異辞

漸〻之石

漸〻之石維其高矣

傳漸〻山石高峻

箋山石漸〻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彊而無礼義不可得而伐也

案傳簡質義已盡箋爲贅文

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箋山川者荊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

勞廣闊言不可卒服
正義以漸〻文連之石為山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
故知為高峻貌此傳無異鄭之文正以漸〻乃是上
句而于此釋之明以四句為一事鄭以勞為遼〻言
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當為勞
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戎役不息乃更漸〻之高
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
病于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此皆以上四
句並為戎征戎狄而言俱是述毛為說傳意或當然
也下篇苕之華序曰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
何草不黃序曰四夷交侵用兵不息此序言戎狄叛
之明其亦伐戎狄傳又總而注之則王孫之言非無

理矣故據為毛說若然卒章上四句毛則分之者以豕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此山川事類故并之廣闊遼遠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是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毛并注四句則是以為一事箋分為二者以下云武人東征不皇朝矣必上有難征之事乃可言不能正之不得不言荊舒故知山川悠遠是荊舒之地為下事發端也

呂氏祖謙曰解經不必改字鄭氏以勞為遼非也然孔氏之說讀詩者所當知

案此亦毛義為長

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箋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于王

正義以序云命將率東征故知武人謂將率也皇王釋言文朝者諸侯見王之辞序云役久病于外明其所將之人罷病不能正之使朝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殺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朝于王〻肅云武人王之臣[武]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修礼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説毛意無以見其為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為不暇故存其説代毛耳凡諸侯邦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朝之礼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

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為悲而列于詠歌王氏之義
不為長矣
寀蹠駁王說是也而箋義亦未見長宋之歐蘇呂氏
尚遵其說朱子曰遑暇也言無朝見之暇也此最明
晰足以正箋之失

維其卒矣

傳卒竟

箋卒者崔嵬也

釋文卒毛子卹反鄭在律反

正義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義故云卒竟也　箋
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形也故讀為崒釋異山
云崒者厜㕒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箋云崒者崔

嵬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取爾雅為說也

案此傳頗勝箋

有豕白蹢

傳豕豬也蹢蹄也將久雨前豕進涉水波

箋烝衆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曰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橧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荆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礼義之安而居乱亡之危賤之故比方于豕

正義豕豬釋獸文釋詁烝進也言進涉是訓烝為進也毛以下經月離于畢為雨徵類之則此亦雨徵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水矣并以二經為雨

徵言役人遇雨之勞苦也　烝衆釋攝文豕之性能
水言其自好涉波非雨徵也以唐突難禁制喻荊舒
之難制服也釋獸釋豕云四蹢皆白豥豯矣曰蹢蹄
也傳已訓蹢為蹄故箋即以蹄言之經直云白蹢不
云豥則白豥亦不知幾蹄白而箋引此者以爾雅主
為釋詩〻中言豕白蹢唯此而已故知本以訓此也
馬驁謂之騵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蹢名之為豥是躁
疾于餘豕故云則白蹄其中尤躁疾者也駭與豥字
異義同釋獸于豕之下所寝橧舍人曰豕所寝草名
為橧其氏曰臨淮之謂野豬所寝為橧李巡曰豬卧
處名橧〻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橧
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

丨業此大義傳爲長而解曰蹢箋頗精頴濱曰豕之
性好水而畢之性好雨豕馴則居陸駭則涉水蓋周
旋于毛鄭之間者也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
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
解頗別不及蘇傳之安

苕之華

其葉青青

傳華落葉青青然
箋京師以諸夏爲障蔽今陵苕之華衰而葉見青青
然喻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
葉箋亦廣傳義而稍覺其贅孔䟽云上言將落則此
已落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此最明曉

鮮可以飽

傳治日少而乱日多

箋今者士卒人〻于晏早皆可以食矣時饑饉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

正義鄭以幽王時恒多禍乱曽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傳

案箋之易傳是也而尚有未分曉處蓋此兼兵民二者而言非專指士卒也穎濱曰言無暇及飽也朱子曰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皆膠舊說